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二十九回 三雅沉酣迷色相 二形煽惑縱春情

四言詩曰：移情易性，莫如酒場。有君子德，有小人狂。劉令告戒，卓氏偷嘗。斯尚瀟酒，非關禍殃。凡為女子，宜絕杯觴。耽於此者，有閒莫防。以酒媒色，如火熱湯。流而不返，戀即難忘。二形乘人，一魅匡襄。邪緣失正，陰且為陽。速堅方寸，悟乃行藏。

再表能修道：「不用罰，我已有了。」能靜道：「既有了，快些說。」能修道：「一杯一杯復一杯。」數到不染、瑤華、止岩三個人，每位一杯，各架著筭記數。應止岩飛數，止岩道：「腸一日而九回。」數到能修一杯，瑤華九杯，仍架筭記數。瑤華又飛道：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。」數到證善七杯，止岩十杯。又該止岩飛數道：「鵬程九萬里。」數該不染九杯，能靜十杯。能靜又飛道：「樓台六七座。」證緣應六杯，證善七杯。能靜道：「數已飛遍，大家聚筭報數。」瑤華共十杯，減作五杯。止岩共十七杯，折該十二杯。能修共八杯，折該五杯半。不染共十杯，折作八杯。證善共十四杯，折作七杯。證緣共只六杯，折作兩杯。能靜有十杯，折作五杯。於是從瑤華斟起，取小杯斟入大碗，都斟齊了，又從瑤華起請判儀注，瑤華請到能靜，能靜道：「我曉到姑姑的絕技甚多，請教一個，我們見見世面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們來得粗魯，不像你們的文雅。」眾尼道：「武藝原不文的。」瑤華將酒乾了，走下位來，只卸去長衣，從東邊房門口將身一縱，右手兩個指頭捏住椽子，又用左手兩個指頭換過，一捏一換，如同走路一般，直捏西邊椽子末了一根才止，指頭一鬆，身子直立在地，塵土不起一點。眾尼看了個個咋舌，道：「菩薩那裡學得這等好武藝！」瑤華仍將衣服穿好，入座，並不臉紅氣喘，笑道：「獻醜。」其次該止岩，止岩道：「我沒有絕技，不好請判，只可自陳仍舊說個笑話罷。」能靜道：「你心上不知又要罵那一個？」止岩道：「罵我自家好不好？」眾尼道：「這才可以，請罵罷。」止岩道：「如來佛旁邊站著一個老菩薩，名叫比丘尼，卻是個男僧，如來埋怨他道：男人入我教中，做個和尚也罷了，為你有了這個名字，連女人都入教修行起來，也叫做什麼尼了。比丘尼道：也好虧我有了這個尼字，才有這些女人做尼僧，才有這些徒子徒孫哩。」眾人都笑道：「好罵。」能修道：「你會罵，我會罰。」遂取個大杯，滿滿的斟了一大杯，逼著乾了。能靜舉杯，請瑤華儀注。瑤華道：「師父愛做什麼技藝，隨便做一個，大家看看就是了。」能靜道：「做出來可笑得很的，是小孩子頑意。」眾人道：「請教。」能靜把手著嘴，學百鳥喧鳴，學一種無一種不像。臨了學鸚哥說話，道：「你也該歇了。」聽得眾人妮妮不倦。能修舉杯，請止岩儀注。止岩道：「前年我在這裡，聽見你同一個師父學和尚燒膀子化錢，我至今還在這裡想聽，今日趁姑姑在這裡，再請教一回。」能修道：「你倒要點兒頑麼？」止岩道：「豈敢，不過渴想得很，所以還要聽。」能修真個同阿小兩個喝了一段，大家稱贊得了不得。瑤華連日被酒不覺疲倦，坐不住了，遂喚阿新扶入房中躺下了。止岩道：「酒已夠了，我們改日再盡興罷。」眾尼各終止。

次日，瑤華起來，已不見了止岩，問起說：老早出門去了。瑤華趕著叫飯，帶了阿新、黃家的出門遊玩。不題。看官，你道我前次所說的兩個二形子，姓甚名誰？先說那個媒婆，他姓馮，排行第三，也沒有名字，就叫做馮三姐。二形子之名，自小就出的，長大來居然也嫁了個男人，因嫌他性燥，故就棄置在家，也不管他衣食，出到外邊，自去另娶了。這馮三姐甚是能幹，知道男人變心，他也就不與他纏繞，自家習了媒婆的行業，人本生得出眾，又比一切媒婆作事妥致，又好與人遇合，故人家喚她的甚多。到二十以外，好偷人家閨女，以致漸漸的人多不喜她了。這幾年無非同這些光棍往來，甚覺狼狽。那尼居名叫阿巧，也是出色人兒，為因身是二形子，見女輒淫，所以本地紳衿都不許他上門，只奉承這幾個老尼姑，有甚麼好處。這止岩久知道她這兩個的行蹤，又時常受她奉承，故肯代小陸出力。

話休絮煩，且說止岩一早起來，就去尼庵裡找阿巧，偏又不在庵中，說她上街去買東西去了，止岩囑咐佛婆道：「她若回來，叫她在家等些時，我有要緊話與她說。」佛婆答應了。遂一徑到馮三姐這邊來，門兒還閉著，敲了幾下，房屋淺窄，早已聽見，便問何人，止岩道：「是我。」裡邊聽見，便道：「請潘師父等一等，我還掉不下手，等我乾完了就來。」隔了半個時辰，才出來開門，只她兩鬢蓬鬆，兩頰通紅，與她說笑道：「大清早就這樣不安靜。」三姐笑道：「你曉得我是有時候來的，過了這個時辰，我又要去找人了。你來了倒省了我另找人。」止岩道：「小油嘴越皮了。」三姐道：「你這樣早來，必定有事來作成我。」止岩道：「事是有一樁，我同你到阿巧庵裡去商量。」三姐道：「我與她擠道兒的，與她商量什麼？」止岩道：「若果擠道兒，也不來找你們兩個了。快些把頭髮別抹好了，同你就你。」三姐道：「何不吃了飯去？」止岩道：「有吃飯，求你不要耽擱了。」三姐真個趕緊收拾齊整，又把相好放了出去，然後鎖上門兒，一同走到阿巧庵中，已見回來了，大家相見，各道寒溫。止岩便把在杭州遇見瑤華的事說了一遍，又把在陸墓救老陸之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如今小陸意欲請你兩位去陪伴她，每位送五十兩銀子。到了那邊，她是個大富貴的人，看你們各人的手段，在你們自家去幹辦。你們兩位若情願，這時候就同去，倘別有好處，我也不敢介紹。」這兩個心上一想，本沒別的好處，且到那裡混他幾時再作計較。兩個齊聲允諾。阿巧飯已做好，三個人就在房裡同吃了。隨著便走，到得庵中，知瑤華已出門遊玩，只得在尼僧處靜候。

再說瑤華帶著兩個使女，信步而行，看那蘇城光景，無論男女，沒有一個不收拾的齊齊整整，衣飾精潔。富人家婦女皆在高樓垂著簾子，或有刺繡的，或有倚欄開看的。貧戶人家都沿門做著針黹，舉動之間，自有一種嫵娜之態，語言俏麗，聲若鶯簧。心中想著：怪不道是人提起蘇州來，無不稱贊為天下第一。我若身居內院，那得見此情景。若我河南風俗，真是粗魯不堪了。見路徑雜還，誠恐迷道，只在左近處走了個圈子，就回來了。已是傍晚時候。

回到靜修堂，尚未坐定，只見止岩進來，背後跟著兩個女娘，瑤華讓她坐了，這兩個女娘只不肯坐，站在止岩之後。瑤華仔細地她兩個一看，一個不留鬢的，面色甚是白嫩，身材短小，腳下穿著小僧鞋，衣裙皆是布的，然也漿洗的乾乾淨淨。又看那一個，竟是內家時樣裝束，油頭粉面，身子苗條，比先那上一高一髻，年紀也大一些，裙衫都是羅，一雙小腳尖瘦伶俐，眉眼之間，丰韻四流。遂問止岩道：「這兩位何來？」止岩道：「法弟恐怕姑姑要在這裡遊玩，不知路徑，不知這裡勝景處所，她們都是隻身在家，也是閒著，道及姑姑為人甚好，她兩個也自情願來陪伴，所以領她們來見見。若用得著，叫她兩個搬行李過來，就自算家人一般，都不用拘禮的。」瑤華心上正想要弄個來，學她們的打扮。又喜本地人的說話，就是行動舉止，也要揣摩。聽止岩說都肯來陪伴，真個合拍得緊。遂道：「難得師父費心，若這兩位真肯在這裡盤桓，妙得很了。就去端正行李來罷。」止岩道：「也容易的。」回過頭來問道：「你們且在此，要取行李物件，你對我說了，我替你們取來。」遂拉她兩個，在自己的一間裡去說了半日的话。遂走出來道：「只麼，我去替你們取來。」說罷就走。瑤華喚令兩上進到房裡，問其家常一切情事，一個個回答了。瑤華又問了名字，遂對阿巧道：「你這樣子不好，僧不僧俗不俗，不如留了兩鬢，隨我做個道姑。」阿巧忙忙答應，又取三姐頭上簪環，一一看視，真比河南打得玲瓏，遂令阿新去喚允長來。不一會兒，允長到，瑤華將這幾支簪子並耳環，令去照樣打造。三姐道：「不用去打，都有現成賣的？」瑤華道：「那有預先替人打好在那裡的麼？倘無人來買，豈不攔住本錢了。」阿巧道：「這個蘇州裡，那怕要成大人家，頃刻可辦。這些小東西還算得什麼呢。」遂對三姐道：「在那裡去賣，你去告訴她們。」三姐道：「姑姑若要學我們這裡妝束，頭上所戴的都要換去才好，不如檢點明白，總開一張單子去，一起買來，豈不是好。」瑤華道：「很不錯。」遂令阿新取出筆硯，遂件開出，還有未見的，三姐又一一說出，開上交與允長，明日一早去買。三姐又將所買的地名、鋪面，又都明說。允長理會。只見止岩也押著行李來了，即令在自己房內打鋪。恰好擺夜膳了，就與止岩兩個吃完了，便令那兩個在側廂內隨著大眾吃飯。止岩見那兩個去了，遂拉瑤華到自己房中說道：「姑姑，這兩個人都是二形子。」瑤華茫然不解，道：「什麼叫做二形子？」止岩道：「姑姑連這個名色都不懂。」瑤華道：「實在不懂。」止岩始把這個緣由一一告訴明白，瑤華以為詫異。閒坐一

回，遂各安寢。

瑤華因這兩個初到，不便即露根底，當夜安穩而寢。次日起來問止岩，又早出去了。又一回，又見阿小送茉莉、珠蘭、夜來香來，說師父叫送來的。瑤華謝了，拉住她講了一回，才放她去。這三姐就替瑤華梳頭。這原是內行，有什麼梳不好。瑤華從鏡裡一照，連面容都增精采了，心上十分歡喜。早膳後就問：「今日何處遊玩？」阿巧道：「先從城裡游起。這裡有個獅子林，堆的好假山，也是名人手跡。玩了獅子林，再到滄浪亭，也就晚了。」瑤華仍帶阿新、黃家的同行，意欲不穿道袍，三姐道：「姑姑的衣服款式都不好，須得另置，才好同我們一樣。」瑤華又令說出身材、袖子、衣襟，要若干丈尺，並應做多少件。三姐又講了一遍，瑤華據她所講，又開了一片帳，與允長去照辦。遂即出門，回到獅子林園內，上下游了一遍。瑤華心上想道：地步無多，磊落曲折，真是名人手跡，玩之不盡。復又到滄浪亭四圍走了一轉，不見奇異，但取其清秀而已，遂在一塊大山石上歇足。阿新同黃家的到隔河看花去了，瑤華回顧無人，喚那兩個來問道：「止岩師說你們兩個都是二形子，可真麼？」兩個點頭道是。瑤華道：「你們平日，自然要女即女，要男便男的了？」三姐道：「也有分別的，如我自午時後，能與女人交接，子時能與男子交接。他又換個過兒。」瑤華道：「如此，你們兩個須要秘密，不可叫我那些人知道。若要求來伴我時，須各預為照會，免致他們猜疑。」三姐道：「姑姑若怕嫌疑，她庵中甚靜，叫她去知會那些老尼讓一兩天。盡情暢快一回，豈不是好。」瑤華聽說更是歡喜。正說著，只見阿新同黃家的過來了，遂一同回庵。見止岩先在靜修堂了，桌上又鋪設酒餚，像個請吃酒的光景，便問道：「今日又是誰的東？」止岩道：「法弟前在舍下奉請不虔誠，今日又辦了一杯水酒，請姑姑試行一個酒令。」瑤華道：「那裡還要師父破鈔，算我的罷。」止岩道：「也不費什麼，無非請大家熱鬧而已。」正說著，那五個尼僧也來了，遂各坐下。瑤華道：「酒令是想不出來，只好騙酒吃了再講。」眾尼道：「不必要令，只要豪飲爽快，也是一樂。」

瑤華放量一吃，不消說又醉了，其間情事不能盡述。第二日起身，已是巳牌時候，見黃家的拿了江允長所辦的簪環、衣服，都送進房來，瑤華一一檢視，真比河南所做精巧，且各相稱。又是三姐們替她梳頭、插戴，極其精工。阿巧又請換衣服，三姐見瑤華貼肉還穿著■衣，三姐從旁忽然笑將起來，道：「這樣打扮，姑姑還穿著這兩件■衣，仍舊不像我們這裡人物哩。」瑤華道：「今日且依你解鬆一天。」遂進帳裡去卸下。阿巧隔帳偷窺，見渾身雪白，不覺為之流涎。一時換好，走出帳來，束上時樣裙子，自己在鏡裡一看，宛然竟是個吳娘子，心上好不歡喜，自又悔道：那幾年早知有這個好所在，也再不住在河南了。於是走出堂前早膳。白於玉同黃金釧走來見了，道：「公主竟想要做蘇州人了。」瑤華道：「隨鄉學鄉，過了這裡，仍還我的舊日面目。」吃過飯，吩咐阿新、黃家的道：「今日去看看她們兩個的家裡，一會就回來，你們可以不必跟去。」兩個答應了，遂同阿巧、三姐往那邊庵裡去。在路上僻靜處，三姐對瑤華道：「姑姑走路終有些武相，旁有看見了，終疑不是我們這裡人。」瑤華道：「你在前走，我來學學你看。」三姐遂在前頭，鼻嫋娜的走起來。瑤華一步一趨，又看她身腰頭腳如何擺■。瑤華人本聰明，且又刻意相效，不過學走一條深巷，就得了個幾分，又走了一會，已極相像了。阿巧在後道：「姑姑真學得快，如今實實看不出是外省人了。」瑤華正走得合意，忽然天變，作起陣雨來，只得走回。將近庵門，已是大雨傾盆，三人身上也都著了雨了，到得堂中，不免換去濕衣，只見阿小一手拿著個籃子，一手提著個酒瓶，冒雨走入堂中，說：「師父送與姑姑吃的。」瑤華細看，是一盤酥雞，一盤筍肉，一盤嫩藕，一盤小菱，一大瓦瓶的酒。嗅其酒氣，與止岩家的無二，遂道謝了，叫阿小且慢過去，就與她兩個把這些東西慢慢吃著，要她教蘇州話。阿小吃道高興，真個逐句逐句的教了一大篇，瑤華心靈機巧，觸類旁通，又令三姐：「此後不用另說官話對我，大約一兩個月，我就會了。」見那雨一發下得大了，左右無事，又令阿小唱曲，聲同簫管，吐字如珠。

不等晚膳，就令阿新將酒燙來，阿小也陪著，且唱且飲。少間，又加上晚膳菜蔬，開懷暢飲，不知不覺的，又飲多了，兩尚未止，瑤華已倦不可支，遂喚白於玉來陪著阿小閒話，自家就去就睡了。其時天才靠黑，一覺睡醒，見窗間明月如畫，又見三姐坐在旁邊，瑤華道：「你還不曾睡麼？」三姐道：「因見姑姑未醒，在這裡伺候。」瑤華道：「難為你久待，阿巧為何不來？」三姐道：「她本是時候，所以不敢就來。」瑤華道：「既不是她的時候，你是時候了，夜靜更深，不妨一試。你且上我床來。」三姐從命，遂與瑤華纏綿一度，卻與男子無異。瑤華探其私處，真是別開幽境，遂道：「似你這樣人，真世間罕有，怎麼我就一得兩個？」三姐道：「不然，我聞得似我們這樣人，隨處皆有。」瑤華道：「我生長深閨，那知有此事。但你與男子交媾，其樂也同我們麼？」三姐道：「這在各人各樣，有時也遇著極樂的，有時竟不覺其樂，只有一人最好。」瑤華道：「是男是女？」三姐道：「是男，此人姓楊，號靜夫，年紀也同我相仿。其人最為得法，凡女人遇了他，無不貼心悅服。我們這裡人，有四句口與，道：「楊靜夫，天下無，得親近，體便酥。你說好不好？」瑤華道：「此人如今還在麼？」三姐道：「再不要提起，大前年被一個淮安強盜頭設計哄了去，至今還不得回來。以後有人打聽得，這強盜叫做真珠泉，他是那一方坐地分贖的頭兒，他是為愛嫖，早把此物爛去了，家中也無妻妾。」瑤華道：「既是這樣，要哄這個人去做什麼？」三姐道：「因他不能幹這件事，最喜歡看人做活春宮。他家中婦女都是美貌，卻是各處搶掠回去的，好就多留幾時，若不好，鞭敲一頓，即時逐出，再不好，就要殺卻。要這個人去，無非充做春宮圖內一名通草的男人。你說苦也不苦。我們這些曾與他相好過的，想念起來，一個個恨切如骨。大家曾編過一隻《黃鶯兒》的詞調，待我念與姑姑聽。」遂念道：

可惜有情郎，戲花叢，名太彰，人皆知是風流將。堆黃金滿箱，指青雲可翔。為聰明，反上了糊塗當。罵強梁，好肥羊肉，偏與狗充腸。

瑤華聽得有趣，不覺拍掌叫好，道：「你們這裡的人，實在聰明，連做個詞調都入情人理。」三姐道：「這也叫不得好，我們這裡橋頭巷口，這些油頭光棍，聽見左近人家做出些風流事業，不過一兩個時辰，就有人編造，到靠晚乘涼時就有小頑童唱出來了。」瑤華口中與三姐講著，心裡卻又想，有此大盜為害地方，若能除去，也是一樁德行。遂問道：「今這個大盜還在麼？」三姐道：「怎麼不在，他手下的人，武藝個個高強，官兵直不放眼裡。若要謀害人家，飛簷走壁的人都出在他門下。聞得他近日在海上與倭寇相通，在岸與流賊相通，使用銀錢如同糞土，又有這些貪官往往還要求他周濟，朝廷裡邊瞞得鐵桶一般，他還怕誰？」瑤華聽了，心上打算了一回，不覺沉沉睡去。睜眼時，天已大亮，急忙起身。阿新與阿巧、白於玉等都進房伺候，梳洗畢，阿新見眾人出去，乘間對瑤華道：「婢子見公主道心有些不固，似乎要在此逗留之意。」瑤華道：「既已來此，道心那得不固，若遊戲改妝，亦偶然之事，斷不致動搖中念，你放心。但昨晚聽他們說，淮安有盜首真珠泉，沿途擄掠，但逢過路者，即被拘留。若遇此等人，不加殲除，與我道行有虧。倘輕為舉動，聞其手下各色人材都有。一個個武藝高強。你雖可擋一面。萬一他也有和你一般的人在內，我一個如何抵擋得住？我在此憂慮。」阿新道：「過了此間，一路都不好走了。前日聞師父囑咐的話，只怕有三四處過不去的所在。只靠公主同我兩個，實有不能。若再得如我這麼一個就不怕了。」瑤華道：「這從何處找尋？」阿新道：「過了黃河，也還有。再有一說，婢子意中，如往前走，他們三對夫妻，竟可遣回。若在路上，既不能助力，還須要防護，豈不反多一累？若要伺候，到一處有一處，可帶著即帶，否則便留下。公主以為何如？」瑤華道：「這六人中白於玉、黃金釧還可助力，其餘一概不能。但要生生拆開他們的夫妻，又是與理不合。」阿新道：「新收這兩個中，三姐的臂力甚好，而且勇健，我昨日見她移開兩個石磨，竟不費事。公主慢慢的指撥她些手法，也還用得。」瑤華點頭道：「且到臨行再定。」